

春明读书记

赵国忠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春明读书记

赵国忠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春明读书记 / 赵国忠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60-6134-7

I. ①春… II. ①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0593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
印 张	6.625 6 插页
字 数	95,000 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上穷碧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傅斯年

目 录

答某君	1
寻访老版本	9
闲话盗版本	
——兼及《书影留踪》	16
我收藏的土纸本	24
俞平伯的《杂拌儿》	33
徐蔚南的《春之花》	38
《春明画报》谈屑	42
关于《新中国文艺丛刊》	49
钱君匋四十年代编辑的两套丛书	56
知堂佚文发现记	65
围绕《软体动物》公演而引发的笔战	
——兼谈新发现的一篇林徽因集外文	71

林徽因的《第一幕》	86
李健吾拟印未果的《力余集》	96
李健吾、穆时英与“抄袭”	106
穆时英的一篇佚文	113
陈梦家的集外文	123
曹葆华的处女作及其他	147
《嫩黄之忆》剩话	156
散落在画报上的凌叔华	161
关于《委曲求全》	168
《风雨谈》与沈从文的佚文	180
后记	196

答某君

问：听说你正在写书呢，什么方面的？能透露一点具体内容么？

答：我正在写一本读书随笔性质的小书。具体内容，一是对现代文学史料的挖掘，重点在名家佚文；一是访书中的见闻，其中会涉及到一些版本问题，并配有一些插图。

问：读你近年的文章，感觉写作方向与早期有很大的转变，似乎长文章比较多，这种转变出于何种考虑？

答：我想先说一件事。这大半年来，我应约为一家出版社编一部画家于非厂先生的随笔集，为完成好这项工作，需要尽可能多地把他的作品找出来。于非厂 1949 年以前出版

了《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三部作品，通称“都门三记”，他还有一部叫做《非厂漫墨》的作品，当年虽有预告，实际未能出版。“都门三记”好办，我都有存，难办的是老先生此外还写了许多关于旧京风土人情的随笔小品，发表在当年的报刊杂志上，需要去一一查找。这仅靠个人的藏品已远远不够，求助于国家图书馆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我已经三十年没进图书馆了，这次重访，唤起了不少青春生活的回忆。那还是读高中的时候，家里人口多，学习环境差，每天下午一放学就直奔图书馆，直至晚上八点闭馆才离开。记得那时去图书馆学习的人真多，去得晚点恐怕就找不到座位了。现在不少家庭的学习条件都好了，不再出现泡图书馆争抢座位的现象了。这次为查找那些散佚的于非厂作品，在图书馆馆藏的报海中一页一页地过目，顺便发现许多名家佚文。我觉得有责任把它们介绍出来，这不仅是一项有意义的文化积累工作，没准还会推动相关研究的进行。由此写的一些文章就收入到将要出版的随笔集中。至于文章的长短，则视内容而定。比如所发现的佚文原作比较长，而我做的又是钩沉辑佚的事，须得保存作品全貌，以资他人采用，这就需要全文录入。再者，对一篇佚文的解说，还要作一些背景、知识

上的介绍,否则全没来由,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样一来,文章就显得长了。所以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问:知道你对现代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这块很有研究,了解的很多。记得很久之前有一回在旧书店我买了一本蒋光慈的旧书,书名很拗口,我才念出两个字,你脱口而出“冲出云围的月亮”。这事你还有印象吗?

答:研究谈不上,但是兴趣所在,平时留心点儿,赶到用时就派上用场了。我只是一名现代文学的业余爱好者,每天有八小时的工作,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做系统的研究。说来不过是尽我所能,做些拾遗补缺、钩沉辑佚的工作。同专职的研究人员相比,我们面对的困难太多。可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专职的研究人员有好的条件和环境,却也没见搞出什么名堂来,很多材料还没有看到,他们就在那儿发论文、写专著了。

问:可以不可以这么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出新文学这朵灿烂之花?感觉现在有一拨人研究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另一拨人研究的是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学

意义,你是怎么区别二者的?

答:我只是个普通读者,说实话,我的兴趣还够不上你说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至于“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学意义”,我自己当然有口味,有我喜欢的,也有我不喜欢的,倒不一定完全按照研究者的结论来。我的兴趣在“新文学”,追根寻源,当然要讲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了,但是我的兴趣还是限于藏书、看书。书总归是一本一本地买,一本一本地看,我做不到,也不愿意“大而化之”。

问:你现在还认同“鲁郭茅巴老曹艾丁赵”这样的文学大师排位么?有没有自己心底里的排位?

答:这样的排位顺序,我还是二十多年前在师大补习现代文学课时听老师讲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忘。不知道现行课堂上是否还这么讲。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逐步深入,这样的排序今天还成不成立,我觉得很值得怀疑。我不是文学史家,假如需要改动,也还得交给他们去做。但是现在读者的兴趣,肯定是不按这个顺序来了。我说一个有趣的现象,据说现在张爱玲很火,记不清是从哪里看到的,好像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就是《现代中文学刊》,讲从发

表学术论文的数量上,研究她的人现在已经排在继鲁迅之后第一位。每有一点点张爱玲史料的新发现,几乎就能引起轰动。张爱玲的书也都很畅销,去年《小团圆》引起的轰动,现代文学其他任何作品难以望其项背,甚至还出现了多种盗版本,就连《雷峰塔》都有伪造的了。从收藏上看,张爱玲最早的《传奇》、《流言》不用说了,在拍卖场上价格惊人,就连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她在港台出版的那些译著,也很受追捧。综合这几项,张爱玲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大概是毋庸置疑的了。说到我自己,还排不出一个替代“鲁郭茅……”的排位顺序来,因为这不是我所能完成的工作。你得阅读大量的作品,光阅读选集不行,还要阅读全集,这样才能作出比较,定出高下。现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穷我一生也不可能看完那么多。但我可以说说自己爱读哪些作品:我喜欢三十年代“京派”的东西,收入即将出版的这本书中的许多佚文都是“京派”文人的,否则我也不会花费那么多的精力来干这件事。

问:我个人对时下的专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及某些权威,很不以为然,感觉他们中的大多数很不够格很不称职(教

授太廉价了),某些学者甚至连一篇文通字顺的作文都写不了,你同意我这个看法么?

答:您说的这种现象可能存在吧。总体感觉,现在的这些所谓的研究者和权威们,比起五四时期的那茬作家学者,从功力和敬业上来说都差着相当大的距离,学问当然就更是不及前辈了。我看有的研究人员写出的文章,常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还有的研究人员,好大喜功,编出的书每每冠以“全集”、“文集”之名,实际上错漏很多。他们好像不大屑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这一点上,权威、学者往往并不比普通的爱好者高到哪儿去。对此我常说一句话,谁占有了资料,谁才有发言权。

问:王蒙先生说过“长篇靠生活,短篇靠技巧”。你写作的这一类文章依靠的是什麼,是公立图书馆,还是私人藏书?

答:前几年我写文章靠的都是自己所藏,最近,稍有不同,您刚才讲,说我近期长文章写的比较多,就是我在图书馆翻看旧报时发现了许多名家的佚文,觉得应该把它们介绍出来。今后一段时期,我还会继续做这项工作。我跑一趟图书馆来回挤车需要一个多小时,趁着现在还跑得动,得勤跑点,

以后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当然,我写文章的过程中,还需要别的资料作支撑,这样自己的那些藏书也就派上了用场。

问:说到藏书,你个人的藏书一定很可观吧?尤其是新文学的绝版书冷僻书,据说很有名气,有人称你为“资深藏书家”。能不能就此谈谈你的心得,你的宝贝藏书,你淘宝经历的奇妙故事?

答:我自从工作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后开始逛书店,至今已近三十年了,一共买了多少书,总在万册以上吧。那时偶尔也买一点新文学的版本书,是无意识地买。而有意识地买,则是在认识了姜德明先生之后。我受他影响很深,如今我们见面或通电话,老先生必问:又买到什么书没有?他指的就是新文学的版本书。当然,由于我起步较晚,新文学的绝版书冷僻书虽然买了一点,比如说也有珍贵的初版本、毛边本、特印本、签名本,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不到藏书家的标准,您所说的“资深藏书家”实在愧不敢当。若说有什么心得的话,我以为藏书最好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题来进行收藏,在此基础上,如果还能试着动笔写一点,会感到乐趣无穷。兴许你进行的工作,对相关领域的

研究者来说,就是一种补充呢。关于淘书的种种经历,我先后写过几篇小文,最近一篇叫《寻访老版本》。我还想向喜爱藏书的朋友介绍一点经验——说是经验其实也是教训:买书最好做一点记录,也就是有个书帐,不外乎是把买书的时间、地点、数目、书价记下来,再详细点还可以写写得书的经过、当下的心情等等。日后定会派上用场。举个例子,书友谢其章兄常常和我一起逛书摊,他是个有心人,笔头又勤,每次回来都做记录,所著《搜书记》、《搜书后记》就是根据这些记录整理出来的,这是两册非常有意思的书,对我来说它更具有别样的作用,由于我的疏懒,买了许多书,时间一久,已回忆不出当时的经过了,所以常常到他的书中去查。而那两本书,说是谢兄的《搜书记》,何尝不可以看成是我的半部《搜书记》呢。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寻访老版本

这里说的“老版本”，指民国时期的出版物。而我更注重搜寻与新文学作家有关的那些书刊。近二十年来购存虽有限，但某书是如何到了我的手上，其间费过什么周折，得到过怎样愉悦，又留下哪些遗憾等等，若如实地记录下来，倒有些话可说。

我的书大都购自于旧书摊。前些年，京城旧书摊不止潘家园、报国寺两处，规模大点的还有中关村、地坛、后海等地，规模小的就更多了。那时仗着自己年轻，又不惜脚力，更不知什么叫疲倦，许多个休息日就消磨在跑书摊上。天道酬勤，觅得了几册可称之为珍本的书。当然，这只是孤芳自赏，能否得到旁人的认可实在没有把握。比如 1924 年出版的

《大风集》，这是著名学者陈万里自费印制的摄影集，也是我国摄影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艺术摄影作品集。记得那天一早儿，先奔的是潘家园旧货市场，一上午逛来，无所获，怏怏而返，临到家时又于心不甘，遂绕道去了东城图书馆，在馆前的小书摊上偶然拾得这册书，还是送给俞平伯先生的签名本。寻访旧书，有时不能不信缘分，缘分好时，连神仙也挡不住。一次在潘家园先买得十几册的新文学绝版本，已收获颇丰，那天不知触动起哪根神经，又到一堆乱线装书中去翻拣（平时逛书摊我是不去翻这些的），从中寻出一册林纾的《剑腥录》，品相过硬，价格又低廉，不能不说有书之神在暗暗相助了。还是接着说《大风集》，它的装帧很讲究，为16开精装本，墨绿色封面的上方横题“大风集”三字，下方以白云、海鸥、浪花组成一框式装饰画，拿起这样的书，不用先看内容，仅其装帧，就够欣赏一番的了。集内共收十二幅作品，显示出我国早期艺术摄影的一些特点，令我更感兴趣的是书中还收有俞平伯先生的题词，这则史料多年来湮没不彰，搞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未曾过目，《俞平伯全集》也失收，为此我写了一篇小文投给《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俞平伯甚有研究的孙玉蓉先生看到拙文后，把它补入到近年出版的《俞平伯年谱》

中。参与著述《中国摄影史》的陈申先生,不知从哪里知道我有这本摄影集,托王稼句先生介绍找到我,对全书进行了拍照,以备出版之用。偶然拾得的一本书,最终能够派上用场,在我买书时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如今设在后海的旧书摊早已取消了,我却时常怀念起它。那里不仅有美丽的湖水,更难忘却的是沿着岸边一溜排开的旧书摊,风吹动书页的沙沙作响声,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陶醉。在这里我买到过《爱眉小扎》、《老张的哲学》等初版本,那册闻一多的《死水》,虽是再版本,也殊难遇。1996年8月31日,我照例又到这里寻访,两本渴望已久的戈戈小书,忽然映入眼帘,是俞平伯先生著名的《遥夜闺思引》及《遥夜闺思引跋语》。前者是1948年5月再版本,后者是同年8月初版本,两书均由北京彩华印刷局依俞先生手写珂罗版影印,各印3000册,丝线装订,显得古朴可爱。说来也巧,仅过一周,我又得到了此书的复本,有了为何还要购存?难道我就那么贪婪,不把机遇留给别人?事实是当时两书就置于地上,可怜得像无人认领的弃婴,我实在不能忍视,良心命令我去收下它们。如今这复本已送给了吴小如先生。当年俞平伯刚完成《遥夜闺思引》这首著名的五言长诗时,吴小如曾借